

我的裁缝生活

○杜玉惠（1981级电机）



杜玉惠在为同学缝补衣服

上大学期间，我参加了电机系的学生会生活组，组长是1979级的陆恭超。虽然很多记忆已经丢失了，但我依然记得生活组一直在努力改善同学们的生活条件，比如添置了一台人人都觉得陌生的洗衣机，洗衣服的时候需要大家一起抬到水房，远远地接上电源。而购买一台缝纫机，为大家缝补衣服的主意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提出的，具体谁去买的已经不记得了，但能踩缝纫机为同学们缝补衣服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

现在人们需要缝补的工作，一般是裤子截短之类的，修补破了的衣服似乎已经没有人需要了。而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生活水平还很低，还是需要粮票布票的年代，衣服破了是需要补的，背的书包都是绿色的帆布书包，磨破了也是需要补的。在没有缝纫机和妈妈帮助的情况下，同学们只能自己动手缝补了。因此系里有了缝纫机，

有人帮忙缝补真的是一件好事情。有不少同学拿着磨破的衣服和书包来修补，我每个星期在规定的时间内去西区1号楼的学生会房间，打开缝纫机，登记、接收、缝补、发还，全部工作只有我一个人干。我有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就是我妈妈是服装厂的，给了我各种颜色的缝纫机线（都是量很少的剩线线轴，也够用了），以及各种颜色的碎布。于是我尽我所能，让缝补的地方尽量不很明显，如果明显的话也尽量好看些。我记得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地保留破漏地方的原始布料，在内层垫一块同色的布，再用同色的丝线转圈跑，外面看起来与妈妈补的水平尽量相当。磨破的书包角和磨破的裤子膝盖也经常采用这个办法。如果是意外扯破了一个大口子，我就会用同色的丝线手工缝补，密针细线地缝，尽量让这个口子不那么明显。有个同学还记得我为他修补衬衫袖子，经过两次修补后实在太破了，最后改成了一个短袖衫，也是很不错的结果。可以说这算是比较高大的工作了。那个时候补了多少衣服和书包，干了多长时间也都不记得了。

说起我为什么能够做这项工作，还要从小说起。我一直是个瘦高条，一般买的衣服都是很肥大，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学会了踩缝纫机，由于人很瘦小，踩起来整个身体都要跟着摇晃，大人在旁边看了都大笑。我努力学习踩缝纫机的目的就是



自己裁剪制作的粉色风衣，在那时属于很特别的款式

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，杜玉惠穿着

想改掉那些肥大的衣服裤子能适合我的体形。到小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已经可以把自己的裤子和衣服简单改瘦些，而且学会了绣花，因此针线功夫还可以。

我一直对服装设计制作有很浓厚的兴

趣，即使上了清华，设计制作服装一直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，上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，我从没停止过自学裁剪和制作服装。从最简单的裙子开始，到裤子、上衣、外套、风衣，我都实践过，做出来的衣服别具一格。我还收集了很多国外的过期的服装杂志，认真学习裁剪。上研究生的时候参加研究生会女生部，特意请过来一个专业裁缝师，组织了一次裁缝学习班，报名的女研究生们还不少。做所有这些的驱动力源于我对服装审美总是与流行不同，一直感觉如果我来设计，应该怎样怎样，因此我一直想做一个真正的服装设计师。可惜这辈子也无法实现了，只能成为我的一个 Dream。随着工作越来越忙，反而更没时间投入其中，缝纫机在家里睡大觉已经好多年了。

清华的色彩

○胡 钰（1991级电子）

2016年的第一天上午，我走进了位于大礼堂草坪东侧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办公室。之所以来，因为下学期要讲两门课“新闻学原理”和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”，需要备课。

坐下来，打开电脑，突然有了一种错觉，似乎回到1998年的夏季。当时我刚刚留校工作，在人文社科学院，徐葆耕老师和孙殷望老师找我谈话，也给我安排了两门课：“新闻理论”和“舆论学”。于

是乎，整个暑期就在备课中度过，当时我把每节课的讲稿都写了出来，每次要2万字左右。今年寒假又要开始备课了，毕竟已经许久没有系统讲授一门课了，毕竟现在学生的信息量与活跃度远胜于近20年前他们的学长了。

在备课时，仔细读了范敬宜院长和李彬老师10年前首次开设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”后学生们写的数十份学习体会，从中，可以读到他们对这门课的体会，也可